

兒童文字研究

7

ERTONG WENXUE

I U



兒童文學研究

第七輯

主 编 贺 宜

编 委 巴 金 包 蕾 任大霖 任溶溶 朱 彦

吴 强 杜 宣 陈伯吹 李楚城 郑 马

钟望阳 茹志鹃 哈 华 贺 宜 鲁 兵

编辑者 《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出版者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印刷者 江西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零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56 $\frac{1}{32}$ 印张 5.25 字数 139,000

198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

统一书号: 10024·3847 定价: (四)0.42 元

I207.8/2

207.8/2

兒童文學研究

第七輯

目 录

科学文艺专辑

科学文艺杂谈	郑文光	1
随感录	饶忠华	15
一些想法	刘后一	21
也谈少年儿童科学幻想小说	张伯文 黄廷元	25
略谈科学童话的特点	杨楠	32
闲话科学漫画	林禽	37
别了，“科”“文”之争	刘兴诗	46
内容、形式及其结合		
——就《灵魂出窍的文学》一文答友人	鲁兵	51
小雨点：		
低幼科学文艺特点二则	稽鸿	58
豆荚成熟和其他	阳光	60
科学幻想童话的新题材	王亚法	62

“童心”浅论	黄河涛	65
儿童诗的写作	金波	84
儿童诗美的基础	雁翼	108
用无邪的童心歌唱		
——漫谈郭风的诗	汪习麟	114
谈民间传统儿歌的艺术特色和技巧	李岳南	121
我和儿童文学：		
忆《新儿童》的朋友们	黄庆云	129
生活刚刚开始		
——记果向真	阎纯德	140
反映儿童生活的真实		
——谈程远短篇小说的一些特色	陈模	154
触动幼儿心灵的作品	黄衣青	159
读书随笔：		
用爱的清泪洗净心灵上的尘污	寇德璋	161
——谈《爱的教育》		
简 讯：		
党中央关怀 少年儿童进中南海		139
《孩子们到哪儿去看戏？》等五则		
封面设计	马如瑾	
本期尾花	张瑞轩	

科学文艺杂谈

郑文光

科学文艺，这个词可能是高尔基首先使用的。高尔基在《论主题》一文里，指出过：

“在我们的文学里，在文艺作品和通俗科学作品之间，不应该有显著的差异。”

高尔基又说过：“形象化的科学文艺思维”是有极其远大的前途的。

从这点出发，高尔基号召科学家们走到文学领域中去，作家们走进科学领域中去，科学和文学结成战斗的同盟。

把高尔基的理想从创作实践上加以解决的是伊林。他写的《五年计划故事》、《人和山》、《十万个为什么》、《黑白》、《几点钟》、《原子世界旅行记》、《自动工厂》、《人和自然》、《人怎样变成巨人》等等，这批优秀的科学文艺读物，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教育了我国许多代的青少年读者，在我国知识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我国，科学文艺一词，其内容已经远远超出高尔基的理想和伊林的作品了。除了伊林式的科学文艺读物外，还包含了属于小说一类的科学幻想小说，属于童话一类的科学童话；科学考察记和科学游记；此外，又包含了师承我国古代小品文传统的科学小品，借用了我国特有的相声艺术形式的科学相声，和科学诗。

按照在我国约定俗成的科学文艺的定义，远在高尔基和伊林以前，就有十分丰

富的科学文艺的传统了。在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之为“昆虫世界的荷马”的法布尔的作品里，例如在《昆虫记》和《化学奇谈》里，或者在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里，不是在对于客观自然界的严谨的科学描述中，闪烁着艺术的绚烂多采的光辉吗？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和科学探险小说，已经征服了广大世界的读者。威尔斯在写出精湛优美的《世界史纲》的同时，也写出了《隐身人》、《星球间的战争》（中译本名为《大战火星人》）这样的动人心弦的科学幻想小说。

在我国，甚至可以把科学文艺创作的传统追溯至更遥远的古代。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一部出色的科学文艺读物。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和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不都是十分优美的科学小品吗？《徐霞客游记》可算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十分精彩的科学考察记。柳宗元的《黔之驴》，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一则短小精悍的科学童话吧？

大体说来，在我国，习惯地称之为“科学文艺”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类别：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和以科学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前者包括伊林式的长篇科学文艺读物，短篇的科学小品，科学故事，科学考察记和游记；后者包括科学童话和科学幻想小说。至于科学诗，恐怕相当一部分应算是科学童话诗；而科学相声呢，应该算作表演艺术的领域。

当然，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和以科学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有的科学幻想小说也有很大的知识容量；而有的科学小品或知识小品，其文艺性是这么强，如《燕山夜话》中的《谁最先到达美洲》，可算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之所以还要把它们分为两类，主要是从它们的特征，社会功能、创作方法等加以分析，也可以说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吧。

一、文艺性的科学读物

有的评论家说，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就是用文艺形式来表达科

学内容。因为据说科学是枯燥的，就像药那么苦，因此，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学读物，要加上文艺性，就像药片包上糖衣一样。这话对吗？不对。什么叫科学？科学（我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是揭示大自然的奥秘。科学自有其吸引人之处，否则，为什么有这么科学家为之献身呢？正如伊林所说的：“世上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如赫尔岑所说的‘枯燥的叙述’。”不是用科学本身，它的内在的魅力去吸引读者，而是外加什么“噱头”、“趣味”、“笑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也决不是什么“文艺性”。

一般认为，科学文艺读物是科学与文艺的结合，这是不错的。然而，怎么样的结合？是科学其内容、文艺其形式吗？这样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也是不可取的，应当说，科学文艺读物既是科学读物，又是文艺读物，是一个科学与文学的辩证的统一体。

伊林的作品就是一个典范。在伊林的作品中，科学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它可以讲述书籍的印刷（《黑白》），计时器的演变（《几点钟》），灯的历史（《不夜天》），也可以描述大自然的改造（《人和山》）、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五年计划故事》）、人怎样改造气候（《人和自然》）和人类在和大自然作斗争中逐步成长的历史（《人怎样变成巨人》）。每一部书都有丰富的知识——从纵的方面说，上下几千年；从横的方面说，天上地下，五洲四洋。每一部分又确实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字优美，结构谨严，节奏明快，情感充沛，它在给人以知识的同时给人以美的感受；它既作用于读者的理智，又作用于读者的感情；它既是冷静地阐述科学知识，又是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发展、对于新世界战胜旧制度的赞歌！

由此可见，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并不需要什么外来的“噱头”和趣味，关键在于挖掘科学中真正动人心弦的地方。朴实无华，展示出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美，本来在文学作品中（例如在诗歌和散文中）也是值得赞赏的风格，在科学文艺读物中却正是它的内在的生命。只有这样，科学文艺读物才能准确无误地向读者揭示

大自然的奥秘，同时，又堪称一件真正的文学作品；从而真正达到科学和文学的结合。

那种科学内容加文艺形式的公式，不能达到科学与文学的真正结合，而是生拉硬拽的捏合，这样，不可避免地相互游离，两者就像油跟水一样。有的文章内容枯燥，文字干巴，充满说教，可是作者偏要“创造”个什么“苹果脸儿的女同学”、“知识老爷爷”之类苍白得毫无生命的人物，把原该自己说的教条借这些人的口说出来，而对自己所写的题材中真正有趣味的、真正激动人心的、最本质的东西却置之不顾了。

有的作者，经常把对科学文艺读物的要求归结为“三性”——科学性、思想性和文艺性，也有列为“五性”——再加上通俗性和趣味性。这种三元论或五元论的提法似乎不能说明什么，科学文艺读物（这里是狭义的，即指伊林式的科学文艺读物或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和科学幻想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把给予读者有关大自然，有关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知识作为它的最根本的任务，它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向广大青少年读者进行知识教育。因此，如何把科学知识阐述得准确，鲜明，生动，是首要的课题。

这当然不是说，科学文艺读物无需乎思想性，也不考虑它的文学上的要求了。不是的。每本科学文艺读物都应当有深刻的主题思想，但是思想不能游离于科学内容之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科学文艺读物并不只是要求宣传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科学知识去阐明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使谈的只是一只小昆虫，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一项技术上的新成就，但是，仍然要让读者领会到自然界的普遍的规律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真正的思想性。应当说，科学文艺读物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统一的，它们应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不应当把它们割裂开来。

伊林的科学文艺读物，在我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飞出地球去》（郑文光），这是我国写作长

篇科学文艺读物的尝试，在这部作品里，以广阔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全面描述了尚未实现的星际航行的科学。以后，又陆续出现了《蛇岛的秘密》（任律）、《在森林中》（张梅溪）、《完达山中》（丁继松）等以科学考察为题材的长中篇科学文艺读物，它们以其内容的丰富多采，描写的具体生动，语言的明快活泼，立刻吸引了广大少年读者。它们继承了我国《徐霞客游记》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世界上优秀的科学考察记的写作经验，在描述有趣的野外生活的同时，给予读者关于自然地理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

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小品文也获得了新的题材——科学的题材。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学作科学小品的创始人。他的《说钅》（1903年）、《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1907年）、《“蜜蜂”与“蜜”》（1933年）都是内容丰富、文笔生动的科学小品。“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另一位文学大师茅盾也在《学生杂志》上写了不少科学小品。这都是我国现代科学小品的前驱。三十年代，又出现了一批科学小品作家，如周建人、董纯才、顾均正、贾祖璋、高士其、刘熏宇、柳湜等，以他们的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富的作品形成我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一条新的战线。

科学小品的特点是短，千字左右，多则不过两三千字，但是内容丰富，天上地下，无所不谈。像周建人的《花鸟虫鱼》、《人与生物》，董纯才的《麝牛抗敌记》、《动物漫话》，高士其的《菌儿自传》、《细菌与人》，顾均正的《任何人之科学》，贾祖璋的《鸟与文学》，都是优秀的科学小品的结集。它们给予读者的科学知识是多方面的，而且文字优美，语言生动，又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至今读来，虽然它们的科学内容有些陈旧了，却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小品文佳作。

科学小品在解放后也有了十分可观的发展。五十年代，石工、甄朔南、刘后一是那时涌现的科学小品作家的代表。六十年代，又出现了仇春霖、谢础、叶永烈等较年青的作者。老一辈的作家如周建人、高士其、顾均正等仍然在勤奋地写作。特别值得

提到的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邓拓的《燕山夜话》小品集中，就有不少是写得含蕴隽永、鞭辟入里、饶有深意的知识小品，如《谁最先到达美洲》、《关于星际航行的最古传说》等。六十年代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一部分也可以算是科学小品。近年来出版的石工的《地球的画像》，则是一部专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优秀的科学小品集。

科学小品可以说是长中篇科学文艺读物的具体而微的一支。由于篇幅短，它更要求精雕细琢，小中见大。小品文的写作在我国本来就有悠久的传统，到了近代，鲁迅的小品文更是达到了文学创作的高峰。科学小品是在这样一块肥沃的土壤上孳生起来的。不过有时不易把科学小品和一般的小品文、杂文分开，例如邓拓的作品就是这样。

科学小品要求科学知识上的准确，又要求新颖和新的意境。所谓新颖，不一定是指最新的科学技术，也可以只是古老的科学常识，但是要求能在描写和叙事方面有新的创造。那种力图把科学小品纳入一定的“文章作法”之类的框框中去是不可取的，好的科学小品，或则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或则娓娓陈述，细腻感人；或则清新隽永，委婉有致；或则文意敦实，风格粗犷。总之，“文无定法”，文章是在创造，科学小品也是如此。例如，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卑之无甚高论，但是士元（叶至善）写的《东南西北》一文，却深刻地挖掘了这个题材的各个有趣的侧面。运动的相对性是一个艰深难懂的问题，顾均正的《北京来到了我的面前》却十分形象地刻划了这个物理学原理。仇春霖的植物小品饶有诗意，石工的地质学小品则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丰富多采的地下世界。谢础以题材新颖取胜，黎先耀则以文学色彩浓厚见长。他们之间的风格是各不相同的。

二、科学故事和科学童话

这两种形式的作品要求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矛盾冲突，

因此，它们不同于科学小品之类的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它们分别属于文学作品中故事和童话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们又不同于科学幻想小说。它们的知识容量不仅比较大，而且，它们的社会功能仍然主要是普及科学知识。

我们看看刘后一的《北京人的故事》。作者用十个连续的故事描述了北京猿人各方面的生活：取火，捕鱼，打猎，缝衣，打磨石器，烧制陶器……作品的主题是表现原始人类生活的画面，但是，每一个画面都是通过一个故事来展开的。故事，在这里不是外加的装饰，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框架，故事在这里直接用于展示主题的各个侧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故事，那末，人类祖先的这一个个生活画面将是静止的、孤立的，犹如幻灯片；作者利用故事情节的展开，使这些画幅像电影一样动起来了。

优秀的、成功的科学故事总是能做到科学主题与故事情节的统一。它有具体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又共同为深化特定的科学主题服务。作品中所蕴含的科学知识，借助于人物性格的展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表现。

科学童话也是如此。我们看方惠珍、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小蝌蚪的形象是显著地不同于它们的妈妈青蛙的。因此，它们要花很大力气去找到自己的妈妈。鸭妈妈告诉它们：“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它们找来找去，找到金鱼、螃蟹、乌龟，结果都不是，最后才找到了青蛙。小动物为了找寻妈妈而历尽千辛万苦，这是古老传统的童话题材。但是，《小蝌蚪找妈妈》却注入了新的血液，科学的血液。小蝌蚪们每找错了一次，对于它们的妈妈——青蛙的生理特征和生物习性的认识就前进了一步。读完这篇童话，小读者们就认识了从蝌蚪到青蛙这段动物世界的生活史。科学知识，在这儿是以一种生动有趣的、充满诗意的艺术形象来表述的。这的确是童话，充满了童话的幻想和神奇的色彩；而不是那种名为“童话”，实质上只是拙劣的化装讲演的低能的说教——现在我们的儿童读物中，这种化装讲演也还不少。

如果我们把广义的科学文艺作品（按照我国习惯的说法）放在通俗科学著作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广阔地带，那末，在靠近通俗科学著作的一端是长幅的科学文艺读物、科学小品、科学游记和考察记；靠近文学作品一端的是科学幻想小说；那末，科学故事和科学童话就正好在中间地带。就创作的要求来说，这两者同样属于文学作品，但是，就作品的社会功能来说，这两者又要求准确地、生动地、引人入胜地普及一定的科学知识。

因此，对科学故事和科学童话就不能不同时提出两方面的要求：要有一定的科学内容，又要有一定的文学技巧，也就是说，它们要给读者一定的科学知识；同时，它们仍然是故事和童话。如果以为，它们不过是给小孩子讲述的故事和童话，在科学上可以降低要求，甚至在知识上可以有某些错误，这就错了。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它们的目的是传播科学知识，只要知识准确无误，可以不必在艺术上有所要求，也是不对的。

解放后，我国科学故事和科学童话都有较大的发展，前者如《黑龙湖的秘密》（赵沛）、《黑宝石》（郑文光）等；后者如《非洲魔术师》（冯振文）、《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郭以实）、《小伞兵和小刺猬》（孙幼忱）、《河里的小房子》（石焚）、《圆圆和方方》（叶永烈）、《没兴趣游算术国》（嵇鸿）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则是一首优美的科学童话诗。

土壤是什么？我们每天看见它，接触它，但是却很少产生有如科学家兼诗人高士其那样丰富的联想。——在《我们的土壤妈妈》里，她一会儿是地球工厂的女工，一会儿是矿物商店的店员，一会儿是植物的助产士，一会儿又是动物的保姆。她既象地球的肺，又象地球的胃，又象地球的肝……一连串的形象，一连串的譬喻，从各方面展示了土壤的功能。丰富的知识和诗的语言完全融合在一起，织成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土壤，大地上的土壤，是我们人类的“妈妈”。作者把关于土壤的科学知识升华了，升到了诗的境界，升到了哲理的高度。

少年儿童是十分喜爱童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多少年来，童话就以其幻想、夸张和神奇色彩，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优美的童话自有其诗情画意，有些，如安徒生的童话，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珍视的艺术瑰宝。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给童话插上科学的翅膀。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科学童话必然将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

三、科学幻想小说

科学幻想小说，在我国，一般习惯地也列入科学文艺作品里，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科学幻想小说是从古代的幻想小说发展而来的。例如，我国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外国的《一千〇一夜》、《格列佛游记》等都是。这些作品，以其奇异而瑰丽的幻想，浓郁的传奇色彩，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刀刻一样棱角分明的人物性格，百十年来就风靡了世界，至今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本来，文学作品都应该带有幻想色彩，但是幻想小说主要是以丰富的幻想为其创作特征的。这些幻想小说，生活场景可以远及天上地下，神仙洞府，海底龙宫，出场人物可以是狐仙女鬼，巨人侏儒，巫师术士，故事情节可能十分荒诞不经，却仍然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总之，它们超越现实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成为自古以来中外文学宝库中独树一帜的珍品。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幻想小说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被人称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他写的《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机器岛》、《蓓根的五亿法郎》，都是把幻想的故事情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儒勒·凡尔纳也写了大量探险小说如《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等，都区别于前人的同类作品，因为其中包含丰富的科学知识。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作家威尔斯也写

了一些出色的科学幻想小说，这些小说结构巧妙，幻想丰富，拥有广大的读者。

在外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幻想小说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我们翻译了苏联奥布鲁切夫的《萨尼柯夫发现地》、阿·托尔斯泰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阿爱里塔》、别列亚叶夫的《康爱齐星》、《水陆两栖人》、《平格尔的奇遇》等，都很受我国读者欢迎。近年来，又介绍了美国阿西莫夫的作品（《低能儿收容所》《我是机器人》等，）还介绍了在全世界拥有广泛声誉的科学幻想电影小说《星球大战》，又公映了科学幻想电影《未来世界》。现在在外国，许多首屈一指的畅销书都是科学幻想小说，它们以其题材的新颖、想象力的丰富、情节的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广大读者。不过，这问题要有分析地看待。有的科学幻想小说，如迈克尔·扬的《隐身人》（香港译本题为《隐身怪客》），无论在文学创作水平上还是在科学构思上都是上乘之作。但是，有些声誉很大的科学幻想小说却并不是这样的。例如米歇尔·比索鲁的《星球乌托邦漫游记》，作者竟假设某个遥远的星球上的生物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居然能用意志操纵地球脱离太阳系，飞到别的星球上空。无疑，作者是在通过故事和形象阐明他的一种人生哲理，但是，由于小说缺乏已知的任何科学事实作基础，因而显得荒诞不经。这样的科学幻想小说毋宁说是神秘小说，更为恰当些。

现在，在外国，这种作品形成很大一个流派。等而下之，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实一点科学性也没有，写的是一个离奇曲折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故事，只不过把故事的地点假想是发生在某个星球上，于是地球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轰动世界的电影片《星球大战》就是如此。“银河帝国”有一批起义者，要推翻帝国统治，建立“银河共和国”。整部影片就是描述这场“超级”战争——说它“超级”，因为这是银河系规模的。至于在银河系各恒星间，人们如何克服数以万计光年的巨大距离的障碍，影片是不交代的。实际上这是一部战争片，或者武打片，只

不过假设它是发生在银河系星际空间的故事，就冠以科学幻想之名了。

中国和外国在文化传统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有的科学幻想小说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当然也不能轻率地加以排斥。我之所以举这几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科学幻想小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一种年轻的文学样式，因此它们五光十色，风姿迥异。我们在讨论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时，是可以以之为借鉴的，就我个人来说，或者就我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来说，象《隐身人》（无论是威尔斯的或迈克尔·扬的同名小说）这样的作品更容易接受些。而且，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学幻想小说，那末，那种毫无科学知识，只是借用别的星球背景叙述一些离奇故事的作品，不是我们所应效法的科学幻想小说。

但是，这决不是说，科学幻想小说只是构筑一个小说的躯架，里面充填着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不，这里有一对矛盾：一方面，它应当是小说，而且是幻想小说，就是说，它的社会功能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即作用于人的感情，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来刻画某一种独特的典型环境，和在这典型环境里活动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它又是科学的幻想小说，它不可避免涉及到一些有关的科学知识，这种科学知识又不能象打补钉一样依附在小说上，而应当渗透到小说里面去。文学的功能和科学的内容，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不容易做到的。弄得不好，就会小说归小说，科学归科学，科学游离于小说之外，文学只是一个华美的装饰。而优秀的科学幻想小说，应该把整个小说情节的发展，建筑在科学的构思上，也就是说，科学，是贯串故事发展的一条内在的线索，在先进科学技术所构织的生活场景中，展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

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肇端，最早的当推鲁迅所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茅盾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也编译过外国科学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和《两月中之建筑》等，四十年代，科普作家顾均正创作了《和平的梦》等作品

——这大概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但是科学幻想小说直到解放之后才初步繁荣起来。1954年开始，发表了《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郑文光）等，这些作品虽然已经不是科学知识的图解，力图在其中刻划几个行动中的人物，但是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把科学知识塞进一个小说框架的毛病。稍后出现的《割掉鼻子的大象》、《失踪的哥哥》、《科学怪人的奇想》（于止、迟叔昌）等，则已经有了较生动的故事。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期，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作者参加了科学幻想小说创作的行列，出现了《活孙悟空》（赵世洲）、《五万年前的客人》、《古峡迷雾》（童恩正）、《布克的奇遇》、《奇异的机器狗》（肖建亨）等。这些作品，在刻划人物、安排故事情节、以及与科学知识的结合上都有了提高。尤其是《古峡迷雾》，从考古学上探索了古代巴族消亡的问题，又结合描述现代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和斗争，色彩绚丽，十分吸引人（可惜作者在1978年把这个短篇改写成中篇，却令人惋惜地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科学幻想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备受摧残，整整十年间是一片空白。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短篇科学幻想小说集：《雪山魔笛》（童恩正）、《密林虎踪》（肖建亨）、《鲨鱼侦察兵》（郑文光）、《飞向冥王星的人》、《丢了鼻子以后》（叶永烈）等；及中篇科学幻想小说《小乒乓变了》（郭治）和《飞向人马座》（郑文光），此外，还有些单独发表的短篇的科学幻想小说等等。这些作品，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科学幻想小说来，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例。这里所讲述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环绕着科学发明之用于和平建设还是用于作为侵略者手中武器展开的，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有人认为，这里所写的科学发明不能算是幻想——因为激光武器在现实中已获得应用了。我却不认为如此。科学幻想，当然可以假设它

是发生于未来若干年以后的故事，但是也可以直接反映当前的现实。有些科学幻想小说虽然明白无误地指明这是发生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甚至二百万年后的故事，所写的却仍然是当前的现实生活——就象神话故事虽然写的是神奇的仙境和虚幻的世界的故事，实际上仍然是表现现实世界一样。也有的科普作品虽然在竭力预言未来，如《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却只能算是通俗的未来学读物，而不能算是科学幻想小说。

这是因为，科学幻想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由于它把故事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所以它虽然有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却仍然要从现实生活汲取创作素材，当然，这些素材都要经过合理的想象的改造。因此，尽管科学幻想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可以是完全幻想的，但是它的细节，却必须是真实的，令人信服的。至于人物，许多科学幻想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理想化了的。但是无论如何理想化，都可以在现实生活的人物中找到原型。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是假想发生在四千年后的故事，但是其中几个主角的思想、感情、心理特征，包括从一个叫“诺维亚”星球上来的“人”，仍然具有今天生活中所见到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特征。只有这样，描写四千年后的未来生活的科学幻想小说才能和我们今天的读者心灵息息相通，在感情上产生共鸣。

还有一个问题：科学幻想小说要不要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是需要的。好的科学幻想小说无论假设故事发生在多么遥远的未来，也应该和当前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电影《未来世界》是很好的范例。影片中的机器人世界，无疑不是当前的现实。但是作品写的是一桩政治阴谋事件：一个游乐场，吸引各国头面人物前来游览而加以杀害，并派出可以乱真的机器人去冒名顶替，从而操纵了世界的政治。这个故事，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当今世界上大小霸权主义者的嘴脸。现实生活中当然还没有用机器人代替活人去统治别国的例子，但是某些霸权主义者不是力图培养一些傀儡去统治别的国家么？看看《未来世界》中这场人与机器人的斗争，使我们联想起现实世界中时刻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国际